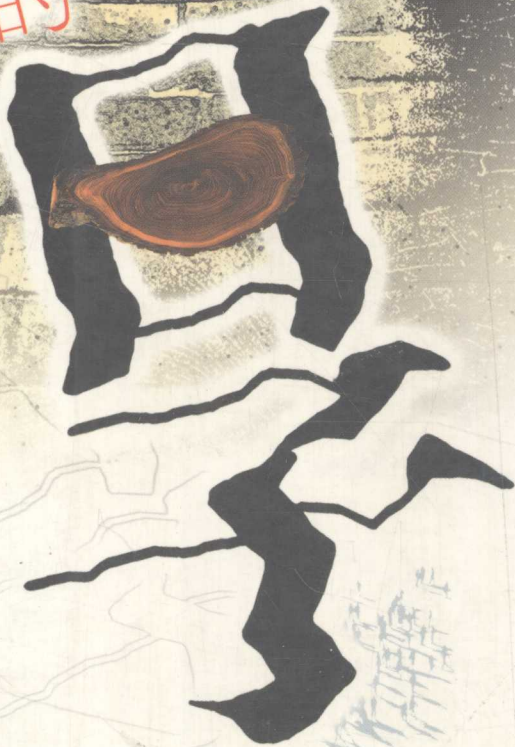


阿成著

捉襟见肘

的



中短篇小说自选精品

阿成『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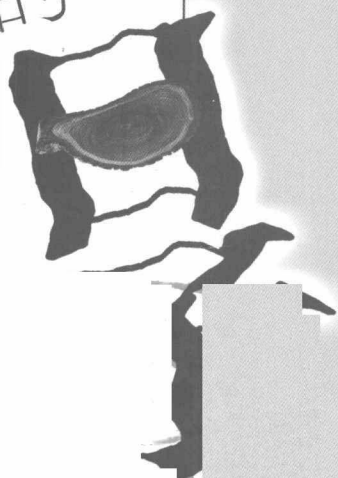
得奖作品《赵一曼女士》

中国首届小说排行榜得主

得奖作品《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

阿成 著

捉襟见肘的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捉襟见肘的日子/阿成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5

ISBN 7-5378-2364-2

I. 捉... II. 阿...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140 号

捉襟见肘的日子

阿 成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242千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

ISBN 7-5378-2364-2

I·2255 定价:16.00元

流亡地/1
刘警官的故事/21
中野和他的儿子太郎/31
白俄裁缝和张挂面/42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50
老胡木匠和俄罗斯女人/65
傻子尤拉/74
一九〇八年的西票/83
间谍/113
赵一曼女士/123
捉襟见肘的日子/133

目 录

隐 瞒/141
鱼从我的头顶上飞过去/159
烧烤店/169
跳 楼/179
漏 水/193
箫 声/203
有轨电车/206
蚕 蛹/215

鸭舌帽/223
周同学/232
两儿童/238
回 乡/247
自来香/265
天泰客栈/272
故垒北鄙/279
东北吉普赛/286



流亡地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哈尔滨曾是一个流亡者聚居的城市。

——题记

看尸人

哈尔滨的这场冬雨连续地下了三四天，天气兀然地变暖了。而且被冻僵的冬树枝们，迅速地绽开了小小的叶苞了。不少侨居在哈尔滨的洋人和混血儿都感冒了。已经冰封了的松花江，主航道又开化了，在一暖一冷的气候作用下，冰层鼓凸起来，像浑身布满着肿瘤的大蛇，样子丑陋不堪。一只无主的舢板船，在众多漂浮而去的大块冰排当中，狼狈地颠簸着——这是一组漂亮的电影镜头。

每天都有不少的流亡者站在河边观看这一奇观。

松花江边的木栏杆，河灯，虽然十分简陋，但都是法式风格的。雾蒙蒙的清晨里，河栏杆、河灯、河水、浮冰、看客、舢板船，再加上河边看浮冰的英国绅士，俨然莫奈笔下的风景画。

西北风终于又起来了，哈尔滨又恢复了冬日的尊严。雨水都结成了一层薄薄的冰，而流亡者之地的哈尔滨的所有一切，又全部被裹在这一片亮晶晶的薄冰里了。看上去，哈尔滨像被巫婆施了

可怕的法术。

忽冷忽热的天气,使得哈尔滨医院的患者多了起来。

哈尔滨这家医院的前身是“红十字”幼儿园。这是一幢法国城堡式建筑,我曾在我的另一长篇小说提到过它几笔。现在,它再次走进哈尔滨来,依旧是红十字幼儿园。在哈尔滨建立一家幼儿园,这是一桩让当地中国人捧腹的事。可在这儿建立一家幼儿园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流亡的洋人和混血儿很多,他们的孩子也很多,在欧洲人眼里,幼儿园是儿童时代最优美的小船。欧洲人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在这里得到良好的教育。欧洲妇女不可能像中国妇女那样,可以整天地抱着孩子乱走。用她们的话来说:“那可太糟糕了。”

红十字幼儿园与监狱、精神病院毗邻。它们的对面是教堂。再加上它们周围众多的树(有些树甚至密不透风),众多的落叶,绵亘不断的大雪,无数的乌鸦,随处可见的混血儿,教堂钟楼里敲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轻脆的钟声,还有从肉铺那儿飘荡而来的猪们受戮时撒泼一样的惨叫声,这都使得红十字幼儿园里的洋孩子的金色童年,富有立体感,空间的嘈杂感,层次的色彩感。而且无论春、夏、秋、冬,都均有魅力。

流亡者,也包括他们的孩子,即便是侨居在哈尔滨,也应当有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态情感。

不久,随着这些洋人的迁归故乡,或者转而流亡他国,以及陆续的死亡,送到红十字幼儿园里的洋孩子和混血儿越来越少了。

在这一段漫长的寂寞且尴尬的日子里,哈尔滨遭遇了一次小型的鼠疫。红十字幼儿园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国际红十字组织决定,将红十字幼儿园改成鼠疫防疫站的。尔后,又由鼠疫防疫站改成一家民用医院。很快,就从医院里传出新上任的院长和一个混血

的女护士之间的风流韵事。

这件事，一经传出，使得侨居哈尔滨的流亡者们像过节一样，快乐了好几天。

那几天，敖德萨餐馆的顾客几乎天天谈论这个话题，每一个从医院里带回新消息的人，都是敖德萨餐馆的座上宾。这件有滋有味儿的趣事，使得流亡者忘了流亡的孤独感和那场刚刚过去小小的鼠疫带来的种种不幸了。

现在，本文中的主要人物该粉墨登场了。

我并不喜欢我现在所要介绍的这个老家伙，他是医院太平间的看尸人。这个看尸人，就是在炎热的夏天也披着一件破棉袄。脸上总是鬼气森森的。走在路上，让他膘了一眼，那真是太扫兴了。他又在估算你的死期呢吧。他走起路来，八字脚“八”得很厉害，几乎成了“一”字形，又那样一晃一晃地披着破棉袄走，你简直不知怎么应付才好。

看尸人是一个孤老头子，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的家乡和他的亲人在哪里。有时候，他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却说自己已是俄国的赫哲人。但他明确的身份是一个无国籍者。他说，自己就像一棵树一样，不属于什么国籍，只是树（如此一说，那些把花和树定为国花和市树的行为，还是野蛮的行径了）。也许，他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杀人犯（甚至杀害的是一名女孩子）。

他是一个驼子。

看尸人每天手里都提着一大串钥匙，那样八字着脚走，给那些送尸体或者出殡的人开太平间的大门。

太平间在医院后院的小白桦树丛里。几百只麻雀在白桦林里叽叽喳喳地叫成一片。尤其是秋天，小白桦树的叶子半落未落的时候，在灿烂阳光下，会经常看见一个混血的孩子在那里拉小提琴。幼稚悦耳的小提琴声，使得白桦林和太平间充满了童趣。孩子死去的父亲非常喜欢这个孩子，曾对孩子天真烂漫的琴声大加赞

赏。

太平间原是红十字幼儿园的冬菜储藏室。在寒冷的哈尔滨,储存冬菜是一年中的大事,需要有专门的暖房和地窖才行。

太平间的样子,看上去像一幢微型的小教堂,有一个两扇对开的门,这种门搬东西方便,当然搬尸体也方便。太平间共有里外两间,每个房间可陈放十具尸体。里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有水泥台阶通向那里。地下室里很大,也很阴冷,是专门用来停放有些腐烂的、又一时不能下葬的尸体的。

看尸老头没有名字,哈尔滨一带人,都叫他“看停尸房的老头”,只有在用着他的时候,才尊敬地称他“大爷”。

看尸人是哈尔滨惟一个上街没人同他打招呼的人。

看尸人住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的那家肉铺后院里的一个低矮的小泥房里。小泥房非常简陋,里面有一个火炕,一只炕桌,一套行李,一个大箱子,一个朝阳的小窗户。小窗子的阳光总是那么灿烂,好像是射进屋子里的一盏探照灯。除此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肉铺的胖屠户是他的好朋友。正所谓物以类聚。没事的时候,他们二位经常在一起喝酒。寒冷地区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喝酒,道理主要是冷,也冷得寂寞。再加上流亡他乡的特殊心境,喝酒就成了哈尔滨人须臾不可离的事情了。肉铺里有的是猪下水和碎肉,免费提供给他们当酒饵。而且这个看尸老头的烹饪手艺还不赖。他只用咸盐就能把一付肥肠煮得有滋有味,让那个胖屠户赞口不绝。

他喝足了,就走出泥房,站在门口哗哗地尿起来。肉铺后面的土地都被淋漓得朱红了,尿水再上去,又有肮脏的血水横流了。

看尸老头的工作,除了开门进尸体和出尸体,兼或还给某位即将下葬的尸体化化妆。给一张张男人或女人的死脸涂脂抹粉,既滑稽又有趣。老头喜欢干这个。而且,这也是一门艺术。

给死脸化妆的时候,他从不让外人参观。包括死人的家属也不

流亡地·看尸人



嗨，是个人的样子就行了。

许看。自然,也没有人有兴趣去观看这种事。

干这事的时候,看尸老头会把太平间的两扇门关得紧紧的,再把尸体拖到朝阳的窗户下面,自己坐在马扎子上,然后用化妆的油彩精心地为这张死脸化妆。如果是一具被有轨电车撞得面目全非的尸体,他会像补鞋一样用大针和线,把破裂的面容缝合好。看尸老头是一个跑腿子,针线活儿不错。缝好之后,再给这张死脸涂上油彩,安排好五官的位置。

他一边干一边说:“嗨,是个人的样子就行了。”

这个看尸老人的绝活儿,是给僵硬的尸体穿衣服。

他先把死者的家属撵出去,再把太平间的门关死,然后把这具男尸或女尸身上的旧衣服全部扒光,再按着顺序将新的背心短裤,衣服袜子之类逐件穿上。死尸的四肢都是僵硬的,如同警察手中的橡皮警棍,弄不好会反弹过来打着自己。因此,给死人穿衣服并不是一件容易干的活儿,得不断地把尸体翻过来,翻过去。待到穿好全部的衣服,老头子已经是一头的大汗了。

据院方的知情人讲,这老家伙曾在亚洲战场上当过救护人员,每天把无数个阵亡的士兵的尸体拉回来,然后给他们整容、穿衣服。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给一百多具阵亡的士兵穿衣服。

给死者穿好衣服后,他才过去把太平间的大门打开,让死者的家属进来,接受死者家属付给他的报酬。如果对方给钱少,就会用他那一双死鱼一样的眼睛盯住对方的脸,冷冷地说:“少!”对方只好再给他。

由于他跟无数具尸体和无数张死人的脸打过交道,看尸老头的眼神是很毒,很阴冷,他瞅人的样子让你毛骨悚然。

平时,看尸老头只去这几个地方:商店,粮店和储蓄所。他去那些地方买酒,买粮食,存钱。他存折上的名字,就写着“看尸人”三个字。他就是这么让那个储蓄所的办事员这样写的。

遇到好天，艳阳天，看尸老头常常会把太平间的两扇大门打开，放一放太平间里面的腐臭之气。他自己则坐在门口，不紧不慢地叭哒抽烟。

这幢类似小型教堂的太平间，在它的天棚里，长年栖息着一窝野猫，它们跟看尸老头混得很熟，从天棚的天窗口那儿出出进进，从不躲避他。看尸老头也经常从肉铺带来一些丢弃的碎肉给这些野猫吃。寒冷地区的野猫寿命都比较短，活不了几年就死了。之后，又有一茬新猫出生了。无论是老猫还是新出生的猫，它们都对看尸老头很尊敬。

有时，它们就倦卧在看尸老头的身边晒太阳。看尸老头分别给它们取了一些名字。野猫是极聪明的动物，它们很快就知道自己的名字了。

看尸老头也常想，人到底是不如猫哇。猫死后，你是找不到它的尸体的。人就不同啦——

.....

有的尸体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能下葬，这尸体便开始腐烂了。这样，就不得不把尸体放到太平间的那个地下室里去。可是当这具尸体要拉出来出殡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愿意陪着看尸老头，去漆黑的地下室里抬这具尸体了。他们宁可多付些钱也绝不去。

于是，看尸老头只好独自一个人到太平间的地下室去。一会儿的工夫，就见他一步一喘地把尸体背上来。

侨居在哈尔滨的流亡者、混血儿和中国人，都认为这个看尸老头，的确是哈尔滨不可缺少的人物之一。

逢年过节，清明也好，八月十五也好，圣诞节春节也好，总之到了这样的日子，到了节日的晚上，看尸老头就来到了太平间。他在太平间的门口用枯树枝拢一堆篝火。

看尸老头坐在土坡上，如诉如泣地吹萨克斯。

如此之夜，整个哈尔滨无不弥漫着看尸人演奏萨克斯的声音

.....

过节了，他在这儿吹吹萨克斯，给那些孤凄僵冷的鬼魂们解个闷儿.....

看尸老头知道，干这事儿，天底下也只有他最合适。

这个看尸老头，经常去洋人侨居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跟他相好的女人，是一个波兰人，有五十多岁了，是个寡妇。

他们见了面，就像彼此谁也没有看见谁。但这是他们的见面方式。

看尸老头也是个男人哪。

在一个让人迷醉的春天，这个看尸老头走了，储蓄所里的钱也取走了一小半儿，而另一大半留给了那个波兰女人。

有关他们之间的“爱”的故事，我的确所知甚少。

不久，那个波兰女人也回她的祖国去了。

看尸老头临走的时候，先到太平间跟尸体道了别。然后，关好门，八着脚，从小白桦林里走出来。

他喘得很厉害。在他的身后，跟着五六只花花绿绿的野猫，那些野猫顺着涅克拉索夫大街，一直把老人送到荒凉的大路上，看着老人步履艰难地走远了——

哈尔滨没有人去送他。

想起来，大家有些尴尬.....

——看尸老人不想把自己的尸体留在哈尔滨。



死亡的姿势

在流亡地哈尔滨的那座酷似蒂沃利要塞城堡的监狱里，关押着一位医生。他是个杀人犯，也是一个出色的业余雕塑家。

他是挪威人，叫亚历山大·兰厄·基兰德。

医生的祖国挪威，位于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有一多半的国土都是在浩瀚的大西洋、挪威海和北冰洋的巴伦支海的簇拥之下的。

这是一个多山的国度，山势绵亘，走势奇诡，山雨欲来，俨然是上帝在指挥演奏天堂的交响乐。

这个国家还有着大面积的冰川和森林。这使得挪威人的性格具有着某种自然的属性。

曲折的挪威海的悬崖峭壁和附近的那些造型别致、声势不凡的大小的岛屿，成了一线无与伦比的卓绝的自然景观。看上去，像是出自万能的上帝之手的伟大雕塑。

基兰德医生喜欢雕塑。他经常到曲折奇诡的海岸线那儿，沿途临摹千姿百态的悬崖峭壁。

得承认，出于基兰德医生之手的雕塑作品，颇有点抽象派艺术的味道。

说真的，挪威大部分的男人都相当高的艺术品味。

这是一个令人自豪的国度。

在第二次世界之战之初，漂亮的，像巨幅油画里的捕鱼船，在挪威海面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挂着“卐”旗的纳粹德国的战舰……

战争爆发了，在哈康七世率领内阁流亡到英国的伦敦之后，挪

威人便像潮水一样被迫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家园，去世界各地流亡……

基兰德医生流亡到了中国的小西伯利亚——哈尔滨。

医生喜欢这儿的寒冷，喜欢这儿的冰雪——挪威人可以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和家园，但他们离不开寒冷和冰雪。它们是挪威人生命的组成部分。就像企鹅离不开北冰洋一样。

基兰德医生住在哈尔滨的涅克拉索夫大街上。

医生的住宅颇有些特色，俨然一件艺术品：有尖顶的雨塔，阁楼，还有令人神往的，围着住宅而造的木雕凉台。这一环木雕的凉台半悬在房子的四周，颜色主要是由淡藕荷色、绿色和乳白色组成。站在凉台上面，感觉是在一艘战舰上，在甲板上，航行在大西洋平静的海面上。

凉台上，有两把藤椅和一个茶桌，茶桌上放着香烟，咖啡，茶，速写本，或者一两本画报。基兰德医生半躺在藤椅里，将两只脚搭在凉台的木栏杆上，目光深邃地看着远方。

远方有什么呢？那座罗马式的精神病院，那座蒂沃利要塞式的监狱，监狱上空飘浮的白云，蔚蓝色的天宇……

医生的神情很忧郁。

说到底，他毕竟是一个流亡者呵——

他真的非常想念自己的故乡和自己的祖国——远方出现的，常常是那些让他心旌摇曳的挪威海岸，是波澜壮阔的海浪和湿润的海风——

基兰德医生供职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的那座“红十字医院”。

基兰德先生是主治医生，技术不赖。内科和外科，二者兼行。比较复杂些的手术他似乎也可以应付。总而言之，他的脸上总挂着让病人放心的自信。



基兰德医生是一个聪明的,有教养的,有艺术家气质的医生。这在流亡地哈尔滨,当属难得。

医生的诊查室,在医院大楼二层的南面,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好天儿里,大房间里充满灿烂且明亮的阳光。医生坐在写字台前,被瀑布一般倾泻而下的阳光抚摸着、融化着。看上去,医生是在天堂,是在上帝的身旁,是在给天堂里的患者看病呢。

医生办公桌的对面,有一个皮质的窄床,来这里看病的流亡者和混血儿,无论其男女,都要在那儿仰面躺下去,把身上的衣服楼上去,将肚皮、胸部和乳房露出来,一边让亚历山大·兰厄·基兰德医生居高临下地俯瞰自己难看的、凸凹不平的肚皮,或者惨白的乳房,一边痛苦地叨咕着自己的不幸、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疑虑和自己朋友、家人对自己所患之症的种种推测及看法。

基兰德医生把冰凉的听诊器按在病人温暖的肚皮上,歪着头,严肃地倾听着患者“内宇宙”的喧嚣与呐喊。

“没什么,我的孩子,没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基兰德医生从来都是这么说。

在基兰德医生诊查室的隔壁套间里,是护士森德莱·尤丽亚的处置室。那儿的门永远敞开着。一些有外伤的病人,基兰德医生诊查之后,开了处方,会让他们到套间的处置室里去,接受女护士尤丽亚的处置。

尤丽亚护士是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姑娘。

她的家乡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渔人堡的附近。非常有趣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也有一座类似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它矗立在盖莱特的山顶上,俯瞰着那座颇有情调的古老城市。

有一段令人神往的文字是这样介绍这座城市的:

欧洲国际性的河流多瑙河,自西向东流向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山地之后,来了一个急转弯,向南流入多瑙河中游盆地并把

一座二百余万人口的城市分为两半，这座城市就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尤丽亚护士也常常用与这段文字相类似的话，深情地向患者介绍自己的故乡。

她感到骄傲。当然，她也很惆怅。

同样是战争的缘故，使得尤丽亚护士的双亲死于战火（一个城市，数以万人死于战争，是极平常的事）。她只身辗转流亡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在红十字医院，做了基兰德医生手下的一名护士。

尤丽亚为人很热情，做事认真，好像还有点固执。她的体形颇为优美窈窕，充满着迷人的魅力。

基兰德医生和尤丽亚护士经常在一起幽会——这恐怕是很自然的事。

尤丽亚护士非常迷恋基兰德医生的风度、学识和艺术才能。当她第一次来到基兰德医生那座非常别致的住宅的时候，心就醉了，她看到的是一个艺术殿堂，房间摆满了基兰德医生亲手摹仿雕刻的许多世界著名的雕塑。有阿尔特米西恩的《宙斯》，有米开朗基罗的《摩西》，有亚平宁山的《布罗涅》，有布尔德尔的《贝多芬像》，有罢里的《雄狮碎蛇》，有毕加索的《牛头》，以及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罗马的“凯旋门”等等。

这些雕塑像上帝的使者，也像基兰德医生的同谋，陪伴着这位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女流亡者，走进爱情，走进亚历山大·兰厄·基兰德医生的怀抱。

上帝可真调皮呀。

在这场爱情游戏当中，尤丽亚护士像一个不可救药的傻瓜一样，不断地对基兰德医生说：“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您是我的上帝，我是您的奴仆……”

基兰德医生显得特别开心。一边亲吻着她，一边像一个老练的雕塑家那样，抚摸着尤丽亚的身体，探寻着各个部位的比例、特征，



思考着是否能够重新雕塑……

在这场游戏当中，基兰德医生出于对艺术探索上的考虑，对这个匈牙利女孩提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要求，尤丽亚都一一答应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这一期间，尤丽亚护士充当了基兰德医生的情人，女佣，厨娘和学生。

这大约算是流亡生活的别一种景观罢。

在诊查室没有患者的时候，基兰德医生会起身到尤丽亚护士的处置室去，同她聊一会天儿。

基兰德医生坐在桌角上，一边呷着尤丽亚护士为他煮的热咖啡，一边问：

“亲爱的，布达佩斯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我想，我们或许会去那里度蜜月的。”

尤丽亚护士含情脉脉看着基兰德医生，心里甜蜜地说：“他可真了不起呀……”

基兰德医生被这种热辣的眼光，抚摸得非常幸福，他说：

“亲爱的，布达佩斯像你一样美丽吗？”

“是的，亲爱的。”尤丽亚护士说：“不过，它也曾经历过苦难。您知道，在十四世纪，鞑靼人就闯入了匈牙利，并纵火烧了古布达和新兴的佩斯城……”

“是鞑靼人吗？”

“是的。亲爱的，到了十五世纪，土耳其人又闯进了我们祖先新建的新布达城，这样，匈牙利人再次落入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深渊……接着，亲爱的，是这场纳粹战争。亲爱的，我的祖国，非常不幸啊……”

他们开始接吻了。

基兰德医生一边享受着护士的亲吻，一边欣赏着窗外的景色。